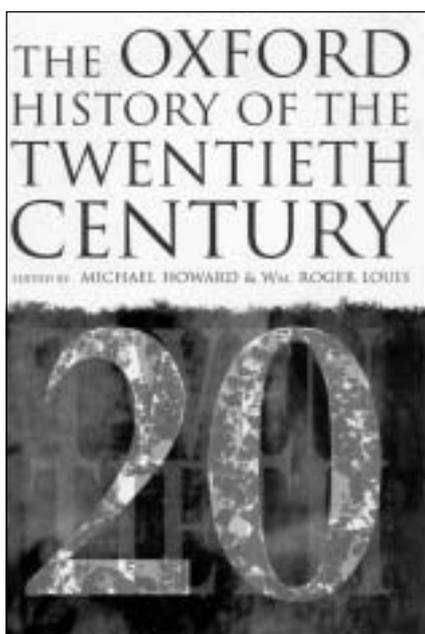


回眸二十世紀

● 東 來



Michael Howard and Wm. Roger Louis,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二十世紀結束之際，有關二十世紀史的著述便紛陳於市，其中應景之作和濫竽充數者甚多。不過，本文所要介紹的《牛津二十世紀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卻是一本相當出色的作品。這部由英國牛津大學現代史前

講座教授霍華德 (Michael Howard) 爵士和美國德克薩斯大學 (奧斯汀) 英國歷史和文化教授劉易斯 (Roger Louis) 合編的著作，匯集了英美等西方國家26位頂尖的歷史學家和科學家，對二十世紀的經濟、政治、文化、科學和國際關係的主要問題進行了總結性的概括和有所側重的分析。

粗讀《二十世紀史》，有以下幾個印象。首先是它把民族主義持續不斷的影響看作是二十世紀的一個主題。霍華德認為，民族主義「是人類世界所見過的進行社會動員的一種最有力的工具」(頁8)。二十世紀初，人類便目睹了歐洲人對民族國家的崇拜如何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在二十世紀結束的時候，民族主義仍然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成為衝突的根源。

其次是它對二十世紀歷史大體範圍的界定。《二十世紀史》接受了歷史學家一般談論「短二十世紀」(short twentieth century) 的分期，即從1914年一戰爆發到1989年冷戰結束。這種具有內在連貫性的劃分比1900-2000年自然的劃分更有意義。

《牛津二十世紀史》，匯集了英美等西方國家26位頂尖的歷史學家和科學家，對二十世紀的經濟、政治、文化、科學和國際關係的主要問題進行了總結性的概括和分析。該書接受了「短二十世紀」的分期，即從1914年一戰爆發到1989年冷戰結束；這種具有內在連貫性的劃分，顯然比1900-2000年的自然劃分更有意義。

《二十世紀史》的編者根據二十世紀前後兩個半葉的時代特徵，分別以「歐洲中心的世界1900-1945」和「冷戰1945-1990」為題，着重論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歐洲在世界上的主導作用，以及美蘇在二戰中的崛起和隨後的對抗主導了二戰後的世界。1989年以後的十年更應該看作是通向二十一世紀的序曲。

在這個時期的開始，歐洲列強主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而很多歐洲國家本身往往是由古老的土地貴族統治着。第一次世界大戰實際上結束了歐洲統治的時代。為了主宰亞太地區，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非白人國家——日本在1941年底發動了太平洋戰爭，美國最終結束了一戰後的孤立主義狀態，1939年開始的歐洲戰爭變成了全球戰爭，歐洲主宰的時代和舊的世界秩序最終土崩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二十世紀最根本性的變化。歐洲殖民帝國瓦解，同時為二戰後出現的兩個超級大國提供意識形態爭鬥的空間。經濟的繁榮和軍事的強大讓美國人認為「美國世紀」已經到來。蘇聯也相信以歐洲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失敗和蘇聯巨大的軍事力量意味着社會主義在全球勝利的可能性。但1989年發生的巨變使二戰後形成的美蘇爭霸格局幾乎在一夜之間消失。此後的十年更應該看作是通向二十一世紀的序曲，不僅民族國家，而且國際組織，特別是聯合國，都試圖勾畫一個冷戰後時代的基本輪廓。

第三是它既注意所述內容的平衡又突出重點的編寫方式。全書分成五個部分，首先以〈本世紀的框架〉開篇，以〈世紀曙光〉、〈人口和城市化〉、〈了不起的簡約：二十世紀的物理學〉、〈知識的傳播〉、〈世界經濟的成長〉、〈全球文化的發展〉和〈視覺藝術〉等七個章節的篇幅集中討論人類世界在二十世紀所經歷

的種種重大變化，其主要原因和特徵。根據編者的理解，這些大變化表現在人口的變動和流動及城市化，科學知識的增長，文化藝術的多樣化和推陳出新，全球性經濟的形成和發展。

接着，編者根據二十世紀前後兩個半葉的時代特徵，分別以「歐洲中心的世界1900-1945」和「冷戰1945-1990」為題作為全書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作者着重論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歐洲在世界上的主導作用，以及作為歐洲擴張產物而發展起來的俄國（蘇聯）、美國和日本。在第三部分，美蘇對峙成為主題。美蘇在二戰中的崛起和隨後的對抗主導了二戰後的世界，而衰落的歐洲只能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陰影下脫胎換骨、重新塑造。

儘管廣義上的歐洲（西方）文明是二十世紀的主導力量，但世界畢竟不僅僅是歐洲文明。正如編者所承認的那樣，「每個地區都有它區別於西方的獨特的歷史」（頁xxii）。在第四部分「擴大的世界」中，作者分地區敘述了東亞、中國、東南亞、南亞、北非和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區革命性變革的國際背景和國內動力，英聯邦最早的四個成員（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以及聯合國與國際法也在這部分設專章加以論述。

在最後部分〈結束語〉中，作者先是在〈二十世紀的終結〉一章中描述了90年代以來世界發展的新趨勢，諸如北約東擴、聯合國維和受

挫、盧旺達的種族屠殺、東南亞金融危機；接着又在最後的〈走向二十一世紀〉一章中，分析了可能會構成二十一世紀主題的全球化和區域主義及其後果。

人類在二十世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和物質進步，同樣也經歷空前也可能是絕後的戰爭和屠殺。展望二十一世紀，人類並沒有足夠的理由盲目樂觀。在《二十世紀史》的作者看來，新世紀仍然繼承舊世紀的重重難題。國家內部的矛盾和衝突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敵對同樣嚴重，依然存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特別是城市和鄉村的差距越來越大，甚至是像西歐這樣的發達國家，儘管解決了本世紀初存在的民眾貧困，但外來移民借助各種快捷的交通工具大量湧入，又帶來了新的社會矛盾。單一的全球市場的存在可能使城鄉之間的鴻溝、外來移民和本地人之間的鴻溝愈加難以填平。它也意味著所有的國家，不論貧富，都發現越來越難以保護自己國內經濟，而過去遺留下來的棘手難題使問題更為嚴重。

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時面臨着人類進入二十世紀同樣的問題：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取得的技術進步能否使我們解決那些很大程度上由這些進步所帶來的問題？對這樣的世紀問題，《二十世紀史》並沒有給我們一個政治家慣用的老生常談或是宿命論的解釋。這個答案不是歷史學家所能回答的，它將存在於人類社會如何從對自身歷史的感

悟和理解中創造出新的生活和生產方式。

從內容上看，《二十世紀史》試圖在傳統政治史的框架下，增添一些人口、經濟、文化和科學史研究的新成果。但這一努力看來還不夠，比如全書幾乎沒有涉及日益受注意的環境問題，也沒有提到影響日大的綠色和平運動等國際非政府組織(NGO)的活動，對婦女史和家庭史研究成果的吸收也不夠。對「新史學」研究成果注意不夠可能與《二十世紀史》的作者隊伍有關，25位正文作者絕大多數都是40年代以前出生的老派歷史學家，而且只有兩位是女性。另外，有關第三世界地區的歷史，最好是由在當地生活的本土學者撰寫，但25位作者中，除了寫東亞和日本史的入江昭(Akira Iriye)和寫南亞史的布朗(Judith Brown)是本土出生、在西方受教育並任教外，其餘都是純粹的西方學者。與正文內容相配，《二十世紀史》的編者還精心挑選了近百幅反映二十世紀歷史面貌的彩色和黑白圖片照片。比如一幅由清一色的男性白人組成的早期英聯邦首腦全家福，和一幅由各色人等、男女皆有的90年代英聯邦首腦合影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比任何文字資料更能反映出時代的變遷。此外，編者還編寫了按各章內容精選的閱讀書目，以及按政治與國際關係、科學技術與醫藥和文化三個主題排列的綜合性大事記，有助讀者掌握紛繁的二十世紀歷史的軌迹。

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時面臨着人類進入二十世紀同樣的問題：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取得的技術進步，能否使我們解決那些很大程度上由這些進步所帶來的問題？對這樣的世紀問題，《二十世紀史》並沒有給我們一個政治家慣用的老生常談或是宿命論的解釋。